

三



皇朝類苑卷第四

祖宗聖訓

仁宗皇帝

富鄭公弼慶曆中以知制誥使北虜

仁宗嘉其有

勞命為樞密使鄭公力辭不拜乃改資政殿學士王

拱辰言於上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添金帛之數

厚夷狄而弊中國耳 仁宗曰不然朕所愛者土宇

生民爾財物非所惜也拱辰曰財物豈不出於生民

耶 仁宗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積之歲出以賜

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興調發歲出貲非若今之所

緩取也拱辰曰大戎無厭好窺中國之隙且陛下
只有一女萬一欲請和親則如之何仁宗憫然勤
色曰苟利社稷朕亦豈愛一女耶拱辰言塞且知諧
之不行也邊曰臣不知陛下能屈已愛民如此直
堯舜之主也洒泣再拜而出

仁宗聖性仁恕尤惡深文獄官有失入人罪者終身
不復進用至於仁民愛物孜孜唯恐不及一日晨興
語近臣曰昨夕因不寢而甚飢君食燒羊侍臣曰何
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此聞禁中每日取索外面遂
以為例誠恐自此遂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

之夕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餒而啓無窮之殺
也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見東軒筆錄

仁宗嘗春曰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
中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熟水嬪御進水且曰大家
何不外面取水而致渴久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
臻子苟問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
動容呼萬歲久之聖性仁恕如此東軒筆錄

仁宗讀五代史至周高祖幸南莊臨水亭見雙鳧戲
於水出沒可愛帝引弓射之一發疊貫從臣稱賀
仁宗掩卷謂左右曰逞藝傷生非朕所喜也內臣王

昭信堂內獲養子五年嘗面戒曰動活之物不得擅烹深惡於殺也

慶曆二年五月旱丁亥夜雨戊子宰相章得象等入賀上曰昨夜朕忽聞微雷因起露立於庭仰天百拜以禱須臾雨至朕及嬪御衣皆沾濕不敢避去移刻雨霽再拜而謝方敢升陛得象對曰非陛下至誠何以感動天地上曰比欲下詔罪已避寢徹膳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白一心密禱為佳爾慶曆三年九月知諫院王_素余靖歐陽脩蔡襄以言事不避並改章服十月王素除淮南轉運使將之使

官入辭上謂曰卿今便去諫院事有未善者可盡言之右正言余靖請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為上顧見之間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上之聽納不倦如此

凍水紀聞

慶曆中滕子京守慶州屬羌數千人內附滕厚加勞遺以結其心御史梁堅言滕公費庫錢仁宗曰邊帥以財物賄蕃部此季叔政事安可加罪出澠水燕談劉沆為集賢相欲以刀約為三司判官與首台陳公議不合劉言之恭公始允一日劉作奏劄子懷之

與恭公上殿未及有言而仁宗曰知定州宋祁其人也陳恭公曰益俗奢侈末喜遊宴恐非所宜仁宗曰如刀約荒飲無度猶在館閣宋祁有何不可知益州也劉公惘然驚懼於是宋知成都而不敢以約薦焉筆親錄軒

仁宗聖性恭儉至和二年春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閣問聖體見上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盃子素篋盥進藥御榻上衾褥皆黃絕色已欲暗官人處取新衾覆其上亦黃絕也然外人無知者惟兩人侍疾目見之爾廬陵錄

慶曆中即官覺者勘公事回自陳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仁宗曰待別因差遣與卿換金紫朕不欲因鞠獄與恩澤慮刻薄之徒望風希意加深罪耳帝忠厚欽恤之意如此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仁宗廟南劍州上言石碑等銀鑛發上謂三司使曰但不害民則為利國或於民有害豈可行也上之愛恤元元至矣出澗水燕談

仁宗朝流內銓引改京官人李師錫上覽其薦者三十餘人問其族系乃知王德用甥婿上曰保任之法欲以盡天下之才今但薦勢要使孤寒何以進

與師錫循資後翰林學士胡宿子宗堯磨勘以保官
名亦令循資 帝之照見物情抑權進勢孤寒聖矣夫

出澠水
燕談

溫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賈昌朝連結之
謂之姑姑臺諫論其奸吳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近
侍進 對曰近日臺諫官事虛實相半如賈姑姑事
豈可是哉 上默然久之曰賈氏實曾薦昌朝非吾

仁祖盛德豈肯以實語臣下耶

出東坡集

秘書監侍講傅堯俞始召赴資善堂對通英閣堯俞
致謝 上遣人宣召荅曰卿以博學參預講筵宜尊所

聞博多所發揮良深喜嘆是日上朝讀三朝寶訓至
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當死 真宗皇帝惻然憐之
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勵衆乃使
人持去荅而遣之以誅訖奏又祀汾陰日見一羊自
擲道左恠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 真宗恠然不
樂自是不殺羊羔資政殿學士韓結讀畢因奏言此
特 真宗皇帝小善爾推其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
勝用也 真宗自澶淵之役却狄之後十九年不言
兵天下富 其原蓋出於此昔孟子論齊王不忍一
牛之死以為是心足以王矣今恩足以禽獸而不

及於百姓見昆蟲蝼蟻違而不過之且勅左右勿踐
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
下幸甚其時為方奏曰臣今日十五日侍通英閣切
見資政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寶訓至真宗皇帝
好生惡殺因論皇帝陛下在宮中不忍履踐出蟻
其言深切可以推明聖德益增福壽臣恭備位右
史謹書其事於冊又錄一本上進意望日陛下采覽
無忘比心以廣好生之德臣不任大願已上見東坡集
明道二年二月十一日 仁宗藉田禮 上就耕位
侍中奉未進 上措圭三推禮儀使禮成王 上曰

朕既躬不必泥古願終訖以勸天下禮儀使復奏

上遂畊十有二畦翊日作藉田禮畢詩賜宰臣已下

和進尋詔呂文靖公編為藉田記時許開封國學舉

人倍位因得免解燕出澠水

寶元康定間西方用兵急於邊用言利者多摭捨微

細頗傷大體 仁宗厭之乃議詔曰議者並須究知

本末審可施用若事已上而驗無狀事效不著者當

施重罰於是矜肆者知畏而不敢妄述利害燕出澠水

宋鄭公庠初為翰林學士 仁宗嘗對執政講其文

學才望可大任者云俟兩府有闕進名是時曾魯公

公亮為館職在京師傳聞上有此言遽過鄭公而賀之鄭公感頰曰審有是言免禍幸矣魯公惘然不測而退明年副闕執政進名仁宗熟視久之徐白詔張觀或執曰去歲得旨欲用宋庠仁宗曰觀或先朝狀元合先用也又嘗對執政曰三司使楊察判開封府王拱辰才望履歷時來兩府有關進此二人既而梁莊肅公道罪罷相兩府改遷執政以二人名聞仁宗曰可召程戡執政復以異時上語奏陳仁宗曰若遂用察等是二人之策得行也執政遂不敢復言蓋梁公之出或或察等所擠上之英鑒皆類此也

見東軒筆錄

帝於邇英閣出危三論一篇述居高慎危之意又出御書有十三軸凡三十五事一曰尊祖宗訓二曰奉真考業三曰祖宗艱難不赦有墜四曰真宗愛民孝思感噎五曰守信義六曰不巧詐也曰好碩學八曰精六藝九曰慎言語十曰嗜老成十一曰進靜退十二曰求忠正十三曰惧貴十四曰保勇將十五曰尚儒籍十六曰議釋老十七曰重良臣十八曰廣視聽十九曰功無迹二十曰戒喜怒二十一曰明巧媚二十二曰分希昔二十三曰從民欲二十四

曰慎滿盈二十五曰傷暴露二十六曰哀線寡民二
曰七日訪屠釣臣二十八曰講遠圖術二十九曰辨
明比三十曰斥諂佞三十一曰察不忠三十二曰監
迎合三十三曰罪己為民三十四曰損撫軍三十
五曰一等善求可小瑕不廢顧丁度等曰朕觀書之
暇取臣僚言及進對事目可施於政治者書以分賜
卿等度及魯公亮楊安國王洙等拜賜因請注釋其
義帝許之丙成丁度等上答通英閣聖問一卷
帝覽之終篇指其中體大者六事付中書樞密院令
奉行之答聖問者即所釋前所賜三十五事也其序

曰伏奉宣示御書文字十三軸仰窺聖旨皆陛下
上念祖宗下思政治述安危敗忠邪善惡之事詢謀
下臣使進補敢不竭忠竊思自古求治之事靡不欲
興理道安邦國納忠正退奸邪廣聰明致功業然明
此數事在明與威斷爾明則不惑威則善柄斷則能
行總二者守而勿失非聖人執能為臣等嘗讀唐
見憲宗英晤留心庶政宰臣陳說政要必徃復詰詔
既盡則曰凡好事口說則易躬行則難卿等既為朕
言之常須行之勿空陳而已李絳對曰非知之難行
之惟艱陛下處分可謂至言然臣絳亦以天下之

人從 陛下所行不從陛下所言推願每言則必行之
憲宗禁所嘉納今臣等親承聖諭敷明至要亦願
陛下曰與輔臣舉此事目推而行之無使唐之君臣
專美前代也

帝謂趙師民曰以水喻政基有指哉對曰水性順故
通通則清逆故壅壅則敗喻用賢則王政通而世清
用邪則王澤壅而世濁幽王失道紕正用邪正不勝
邪雖有善人不能為治亦將相牽淪於汙濁也丁未
講詩至卷百篇曰哆兮哆兮成是南箕注有魯男子
獨處之事帝曰嫌疑之際古人之所慎也此不著魯

人姓氏豈

聖人特以設教耶

乙未講詩都人_士篇

帝曰古人冠服必稱其行令

冠服或過之未必如古人也讀三朝經武聖略至真
宗朝季繼和上言國初學漢超在閩南以私錢貿易
以佐公用之 或繩奏之 太宗反令盡除所過稅
帝曰任人如此孰不盡力哉曰

四月己巳讀賈誼傳論三公三少皆天下之端士與
太子居處出入故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 帝曰
朕昔在東宮崔遵度張士遜馮元為師友此三人者
皆老成至於遵度尤良師傅也

辛未讀真觀政要唐太宗曰令所任人必以德行學識為本王珪曰人臣若無學業豈堪大任漢有詐稱衛太子者雋不疑斷以春秋蒯瞶之事宣帝與霍元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帝曰人臣須是知書宰相尤須有學也揚安國對曰漢儒多引經決大事宰相必通一經帝謂宋祁曰近代士人多不務通經但用一時之藝苟取富貴蓋取進用高科者不十年便居顯位所以不勸也

七月壬子帝朝拜真宗神御回幸資善堂作詩先皇家善殿東閣菲德承宗賴慶暉為感儲筵驚歲月

目蟾蜍像駐駮駮楹書下啓欽遺澤一堂中藏庭樹

重攀記舊閣疇日學文親政地仰懷思訓倍依依

戊辰御邇英閣內出歌器一陳於御坐諭丁度等曰朕思古歌器之法試令工人制之以示卿等帝命以水注之中則正滿則覆虛則歌率如家語荀卿淮南之說其法度精妙度等列侍觀之帝曰日中則具月盈則虧聖人有恃滿戒慎之守正欲以中正臨天下當與列辟共守此道度等拜曰臣等亦願以中正事陛下因言太宗時嘗作此器真宗製歌器論演先儒之義我以垂戒曰然四月戊寅御邇英閣

帝作歌器論後述一篇以申存亡虧成之鑿侍講讀
官丁度等講宣布中外使知聖心所存 帝曰朕但
欲使卿等見之不須宣布度曰臣等欲冬鑄一本以
彰榮遇 帝曰可使以此本賜卿等皆拜而受之
六月壬寅御筵和殿侍講學士上五經精義周易節
解二十卷因言尚書顧命禮記喪禮春秋家語 亂
臣舊所不講今纂集精義所當去留上繁宸旨帝曰
先王告凶之制百代所遵不可俗已而簡去至於春
秋喪亂之事皆有善惡鑿成入主宜聞之亦須存錄
先儒於經籍有一子之誤者朕常不敢改易但注以

辨之况正經之義可輒芟去耶

已已講尚書洪範五事 帝曰王者之用五事皆本
於五行乎王洙對曰王者治五行得其性則五事皆
善故五事得則有休證五事失則有咎證是以聖人
克謹天戒以脩其身 帝曰人君奉天在於脩德夙
夜兢兢戒懼於未形尚恐不至必候天有譴告然後
循德此豈畏天之道也

十月戊寅詔侍講尚書畢請周禮令侍講以下與賈
昌朝先脩節解以脩講說

十一月甲辰講尚書無逸 帝曰朕深知享國之君

宜戒逸預揚安國曰舊有無逸圖疏於屏間 帝曰朕不欲坐席背聖人之言當書置之在右又命丁度取孝經之天子孝治聖廣要道四章對為右圖因令王洙書無逸蔡襄書孝經又命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為王圖序而襄書之五年四月丁酉御通英閣講問命侍御僕從罔匪正人 帝曰君臣之際必誠意相通而後治道成揚安國對曰 陛下聰明文思從諫弗弗如水之走下視群臣君友自右盛王未之有也 帝曰臣下能進忠言何惜夏禹之拜仁宗十月乙酉監國史王會言唐史官員競於正史

太宗群臣對聞之語為其觀政要今欲未太祖太宗真宗實錄日曆時政記起居注其間事迹不入正史者別為一書從之 帝每遇經筵以象架 書策外向以便侍臣講讀天聖末孫奭年高視昏或皆晦即為從從御坐於閣外奭每講論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復規諷 帝意或不在書奭則拱默以俟 帝為竦然改嘗所書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明道元年二月癸卯監脩國史呂夷簡上三朝寶訓三十卷即三 所請也十月曰成讀五說慎罰篇述後漢光

武罷梁纒從重之奏 帝白保文峻法誠非善政宋
綬對曰王者峻法則易寬刑則難夫以人主得專生
殺之怒權則如雷如霆是峻易而寬難也已上見
帝學
治平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一夕都城水深數尺 上
降詔 躬求直言學士艸詔有大臣惕思天變之語
上夜批出云淫雨為灾專戒不德處令除去太臣思
變之言上之恭已畏天自勵如此見廬陵
歸田錄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賜詩尤多然不必盡上所作景
祐元年陽詩末句云寒儒逢景運報國合如何論者
以謂看厚完壯真詔旨也

仁宗皇帝時學士書詔未嘗有所增損慶曆七年春
旱楊億再當制降詔中書門下既進草上以為罪已
之辭未至也令更撰之其辭有乃自去冬時雪不降
今春大旱赤地千里天威震動以戒朕躬茲用屈已
以謝愆歸誠而上叩冀高罈之降監憫下民之無辜
與其降疾於民不若移灾於朕自三月十九日避殿
減膳許中外實封言事後五日賈魏相吳春卿能樞
密副使令詔罷出獵明出詔南郊毋得上尊號二十
七日幸西太一宮祈雨日色方熾上命徹蓋既還乃
雨又明日宰相叅知政事降宮是日遂大雨 上作

喜雨詩賜二府

至和初京師疫太醫進方者用犀者內出二株解之
其一株乃通天犀內侍李舜謂以為御所服帝上謂
曰豈重於御服而不以療民乎命工碎之已一見車
齋筆錄
仁宗初重逐林瑀一日執政事罷因談時政而共美
上以聰明睿智洞察小人情者 仁宗曰卿等謂林
瑀去兩朝遂無小人耶執政曰未諭聖旨不識小
人為誰 仁宗從容曰蘇紳可 侍讀學士知河陽

出東軒
筆錄

仁宗退朝嘗命侍臣講讀於通英閣賈侍中 昌朝

時為侍讀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侯侯淫亂則略而不

說 上聞其故賈以實對 上曰六經載此所以為

後王鑒戒何必諱出廬陵
歸田錄

皇朝類苑第卷五

祖宗聖訓

仁宗 英宗 神宗

仁宗

天聖之年曹侍中利用因姪洵聚無賴不軌獄既其
有司欲盡劾交納利用者儉人幸其便陰成文武四
十餘人諷之俾深治 仁宗察之急出手詔其文武
臣僚力有先嘗與曹利用交涉往還嘗被薦舉及嘗
親暱之人並不得節外根問其中雖有涉洵之事者
恐誣誤亦不得深行鍛鍊其仁恤至此是年聖壽方

二十皇祐中楊侍制安國通英閣講周易至節卦有
慎言語節飲食之句楊以語仁宗及問賈魏公曰
慎何言語節何飲食魏公從容進其說曰在君子則
出口之言皆慎入口之食皆節在王者言之則命令
為言語燕樂為飲食君天下者當慎命令節燕樂
上大喜後講論語當經者乃東北一門經臣講至自
行束俯以上之文忽進教談殆近乎進曰至於京
師誨講入志得少物孔餘人手侍進群臣驚愧汗駭
明日侍進經臣僚各賜一謙諸公皆取之方議共納
時宋荅公庠留身奏臣聞某人經進鄙猥自當深謹

返錫賜誠謂非宜然餘臣皆已行之命拜賜可也若
臣第初以臣在政府於議不便今謹獨納上咲曰
若卿第獨納不時妨諸臣亦貽某人之羞但傳朕意
受之丞相山野錄

魯人李廷臣頃官瓊管一日過市有獐子持錦臂鞵
鬻於市者織成詩一聯取視之乃仁廟景祐五年
賜新進士詩也云息袍草色動仙藉桂香浮嗚呼仁
宗天章揆麗固足以流播荒服蓋亦仁德醇厚有以
深浹夷獐之心故使愛服如此也廷臣以千錢易得
之屏致几席間以為朝夕之玩出澠水燕談

十一月癸巳以皇子生燕宗室於太清樓讀三朝寶訓賜御書又出寶元夫子詳異書示輔臣其書帝所集天地辰緯雲氣雜占凡七百五十六分三十六門為十卷慶曆元年七月戊申朔出御製觀文覽古圖記以示輔臣天章閣侍講林瑀上周易天人會元紀御史臣賈昌朝言瑀以陰陽小說上惑天門不宜在勸講之地帝講諭輔臣曰人臣雖有才學若過為巧偽終有形迹乃落瑀職通判饒州

寶元二年三月壬寅編脩院與司上歷代下戶數前漢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漢千六百七萬七

千九百六十魏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晉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宋九十萬五千八百七十後魏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北齊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後周三百五十萬隋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國朝太祖朝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五太宗朝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八百六十六萬九千七百七十九寶元元年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先是通英閣讀真宗正說養民篇見歷代戶口登耗之數帝顧侍讀臣曰天不民藉幾何侍

讀李士梅詢對曰先帝所作蓋述前代 帝王恭儉
有節則戶口充美賦歛無藝則欣圖衰戚自五代之
季生齒耗 太宗受命而 真宗繼聖承祧休養百
姓天下戶口之數蓋陪於前矣因詔三司及編脩院
檢閱以聞矣是 上之見帝學

仁宗時宦官雖有蒙寵信甚者臺諫言其罪輒斥之
不吝也由是不能弄權

仁宗為機之暇無所玩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為神
妙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又致和中有書
侍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畫物象上

亦頗嘉之巧特為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為奇
絕尤出三百點外出廬陵
歸田錄

仁宗皇帝暑月不揮扇鎮侍通英閣常見左右以拂
扇驅蚊蠅而已冬月下御爐御殿則於孕殿爐以禦
寒氣甚則於殿之兩隅設之醫者云軀中和之氣則
然筆錄

慶曆四年八月乙卯 上曰近觀諸提轉所按舉官
吏務為苛刻不存遠大可降詔約束

嘉祐中蘇轍舉賢良對極言闕矣其略曰聞之道路
陛下宮中貴妃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

咨談便殿無所問考官以下初無此事輒妄欲黜之
仁宗曰朕誤制科本求敢言之士輒小官敢如此極

言持與科名仍令史官編錄

文正公筆錄

孔道輔以剛毅直諫多聞天下知諫院曰請明肅太
后歸政天子為中丞日諫廢郭后具後知兗州日近
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詩除龍圖閣直學士 仁宗
曰是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

士觀卷遊

王清昭應宮使王曾請命館閣校道藏經 仁宗因
言其書多載飛鍊金服餌之事不如老老氏五千

言清靜簡要也宰相張知伯曰老氏五千言道德之
本非同方士一曲之說也

慶曆二年正月光祿寺丞盛中甫馬直方在館讀書
目陳歲久請以貼職 仁宗曰館儒之職豈可求耶
上令大官給食後三年與試目詔罷館閣讀書

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夏竦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
事程琳薦尚書屯田員外郎張願祕書丞蔡抗太子

中舍李仲昌節度掌書記李師錫寺諫館職 仁宗

曰館職當用文學之士多實相等者居之近時所
多學薄之人朕甚不敢取也於是等送審官院與記

名而已見蓬山志

英宗

治平三年 英宗改清居殿曰欽明殿命直龍圖閣
下廣淵書洪範於屏謂廣淵曰先帝臨御四十二年
天下承平得無以為朕方屬多事其敢自逸故改此
殿名因訪廣淵先儒論洪範得失廣淵對以張景所
得最深以景論七篇進翌日上復黜逆和曰景所說
過先儒遠矣以三德為馭臣之柄尤為善輪朕過臣
下嘗務謙柔聽納之問則自以剛斷此屏置之坐右
豈時無逸之戒也

英宗謂輔臣曰諫官御史貴通達大体如任已愛增
以中傷善良或繩治細故規圖豈塞言責此何足以
補職知等亦當察之

英宗謂輔臣曰館閣所以育俊才欲選人出使無可者豈
乏才耶叅知政事歐陽脩曰今取才路狹館閣上用編
校書藉選人進用稍遲當廣任才之路漸入此職庶幾可
以得人趙鼎曰養育人不當試其所長而用之上曰卿等為
朕各舉才行兼善者數人雖親戚世家勿嫌朕當親問
可否宰相曾公亮對曰使臣等自薦而自用之未免於
嫌也韓琦曰臣等所患人才難於中選果得其人議

論能否固可嫌也。上因使薦之。於是琦公亮修聚所舉者凡三十人，皆令召試。琦等又以人多難之。上曰：「既委公，年奉薦賢，豈患多也？」乃先詔尚書度支員外郎蔡延慶、尚書屯田員外郎葉均、太常博士列份、王效、夏倚、太子中允張公裕、大理寺丞季常、光祿寺丞胡宗愈、雄武軍節度推官章惇、前密州觀察推官王存等十人，餘復試之。

治平三年，龍圖閣置學士、司馬，先集戰國下及五代君臣事迹，以為監戒者，為編年書，名曰通志八卷。上之。英宗覽而善之，又詔先置局，祕閣辟官二人。

續其後事，俟書成，取旨乃賜名。

英宗初即位，輔臣請如乾興故事。

田召侍臣講讀。

上既御經筵，諭任守中曰：「方曰求講官，久待對未食，必勞倦，自令視事畢，不俟進食，即經御故事，讀講畢而拜。」上命毋拜，遂以為常。

治平元年，詔葬皇太后乳母永嘉郡夫人賈氏，而開封府言徙掘民墓不便。上曰：「豈宜以此擾民耶？」命勿徙。是歲，京東西路水災，而陳蔡宿亳州尤甚。上既遣三司副使李綱之等分視被水州軍，又命三司以

上供米三萬石賑濟之。

已上兩朝實訓

諫官陳升之言此館閣遷任益輕非所以聚天下賢才張成就之意請約今在職者之數著為定員有論薦者中書籍其名若有關即取其文彙行義傑然為衆所推者取旨召試詔從之親國朝事實

神宗

熙寧五年六月上曰人有才不可置之閑處因言漢武亦能用人人才王安石曰武帝所見下故所用將帥止衛霍輩至天下戶口減半然亦不能減匈奴上曰漢武帝至不仁以一馬之故勞師萬里侯者七十餘人視人命如草芥然此天下戶口所以減半也

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可如此安石曰不仁如此非特人禍陰陽之報亦豈可逃也上又曰有政事則豈特人得其所鳥獸魚鱉亦咸若上曰堯舜之時鳳凰來儀自不足怪

熙寧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甫固諍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介甫曰祁寒暑雨民猶有怨咨者豈故也上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

熙寧二年上曰朕每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火靈符一庸人嘗痛心疾者上事慈聖至誠極

孝所以娛悅后無不至右宮中後后行必自扶掖視膳定省唯謹后嘗幸金明池豫為百寶船其日持上壽上謙冲退託去華務實終身不受尊號號帝主之盛德也熙寧三年上謂執政曰尊號於朕亦無加省雖加百字奚益元豐三年詔曰朕惟皇以道帝以德王以業各因時制名用配其實朕承祖宗之士民之上凡虛名繁禮悉以革去而近思群辟犹或以稱號見請雖出於歸美振上之忠然非政所以君稽先王之意自今每遇大禮罷上尊號

元豐元年十一月宰臣吳珪等云功臣非古陛下

即位上徽號至數十而不許臣等何功力例蒙恩數乞於即位中減罷詔知其請

元豐四年五月有上書乞慎擇守令者上謂朝臣天下守令衆至千餘人其才雖以徧知立法於此使象之於彼從之則為是背之則為非以此進退方有準的所謂朝廷有政也如漢黃霸安為條教以干名譽在所當治而又增秩賜金家自為俗先王之所必誅變風變雅詩人所刺朝廷為一好惡定國是守人雖衆沙汰數年自當得人也五年二月上曰刺史縣令治民為最近漢自刺史有入三公者蓋重其

任耳今之藩郡不過數十姓多不得人縣令可知也
自今便宜慎擇

元豐五年五月 上謂輔臣曰雖周之盛時亦以為
才難雖能以道沈觀不拘流品隨材任使則取人之
路廣苟不稱職便可黜退不可謂已與之官祿反以
係吝而難於用法如臣下有勞朝廷見之雖有過失
亦當寬貸如吳居厚使京東治財數百萬設有失陷
官錢二三千緡其功自可除過故律有議勞議賢之
法亦周之八柄詔王之遺意然也有司議罪自當守
誅宥則繫主斷如此則用之道人勿難矣韓絳嘗言

遣內侍止之當讀講正衣冠拱手雖大暑未嘗使人
揮扇待官僚有禮伴讀玉陶入待上率第顥拜之陶
讀舜本紀舜孝友事大愛慕之又讀商紀本仲虺作
誥因敢取尚書讀之至志自滿九族乃離 上曰微
子去之是也 豐上並元
豐寶訓

一日宰執對畢樞密退富彥國召留之因奏臣前蒙
宣諭當君臣相依悉心盡節無嫌疑形迹隱避臣以
謂此誠堯舜盛德然獨臣蒙此宣諭臣以謂中書樞
密臣僚皆宜知 陛下聖意如此 上曰每如此宣
諭諸人弼又奏大臣雖和乃能成事若懷私意各執

已見不務盡理互相疑問則然無由成事唯衆人一心期能副 陛下委任臣此見大臣各懷私意則相昇而廢事 上曰夙夜焦勞正期大臣堅一心共成國家之務執政須是不執已見務求當而已 朝廷事君捨却義理何所考據弼曰今大臣各有蘊蓄豈不願盡心以事 陛下但其間或恐上忤聖意恐或為小人所攻或以事大難行須是彼此一心則事無不濟臣衰老不才然蒙 陛下恩遇殊異有所見不敢避忤旨理須極言 上曰相公言及此能用心如此則天下不勝幸甚朕無適莫惟義理所在與大臣

陛下臨御以來內則講求興禮總一制度流幹財弊總核庶獄外則團結兵將討伐遠徼開拓疆境經制邊用凡所措置悉皆聖慮一有奏稟皆出宸斷 上曰朕觀三代以至唐未有百年之間無患難者國家承祖宗之業升平如此朕嗣守大器日夜恐懼以思為治之道無如擇人又曰難得人唐三百年中惟一郭子儀朕觀其人本應武舉因誦杜牧詩云未知終始郭汾陽嗟嘆久之元豐中輔臣論及人才上曰人才固有大小若古之立功名者管仲之於齊商鞅之於秦吳起之於楚皆使政令必行若於道則未也傳

說之於商周公之於周可謂尚道德而兼功名者也
又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實亦無補於世事
諫官揚繪言向傳範后族不當守鄆領安撫使房博
曰傳範累典郡非緣外戚 上曰得諫官如此敢言
甚好可以上多多妄求者九月輔臣有言將帥宜制副
三者 上曰人之忌能者衆今舉所知不過取其出
已下者非有至誠惻怛之心為朝廷立事也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嘉祐八年壬月始聽講於
東宮天資好學尋繹訪問至日吳內侍言恐飢當食
上曰聽讀方樂豈覺飢耶 英宗以上讀書太多嘗

議事苟見有其理何所不從但恐或有微詞諷旨不
肯盡言寬大曰臣等奏事言一不從或至再三 陛
下未嘗有不從者 上曰惟先格玉政厥事天地人
變唯有正厥事乃所以應之也弼又言今所進用或
是小材刻薄之人恐須多進用醇厚敦實之人小材
雖事似可喜然害事壞風俗不可表仲言慮杞姦邦
故害事 上曰大臣正要與天下圖治三三相既如此
則參樞皆宜如此用心格相協和每事求義理所在
朕與卿等終身共守此於是皆拜以上熙寧奏對熙
寧四年王荊公當國欲以朱東之監左藏庫東之辭

曰左帑有火禁而年高宿直非便欲除某人幹當進
奏院忘其人名實願易之荆公許諾翊日於上前進
其人監左藏庫上曰不用朱東之監左藏庫何也
荆公震駭莫測其由上之機神臨下多知外事雖纖
微莫可隱也

熙寧十年王荆公初罷相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學士
知金陵薦呂惠卿為參政而去既而呂得君怙權慮
荆公復進用郊禮薦荆公為節度使平章事方進熟
上察見其情遽問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款復
官呂無以對明年復召荆公秉政而王呂益相失矣

神宗皇帝在東宮時極冲幼隆恩恭為侍讀一日講
孟子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思恭
况引古今助順之事而不及親戚畔之者上顧曰
微子紂之諸父也抱祭器而八周非親戚畔之耶思
恭釋然駭伏上之門膚可謂聞一知十矣

皇朝類苑卷第六

君臣知過

文太師

元豐七年春文太師告老奏乞赴闕親辭 天陞庶
盡臣子之誠既見 神宗即日對御宴顧問溫密上
酌御琖 數日將朝辭 上遣中使以手札諭公留
過清明勅有司為公備二舟泝汴還洛清明日賜宴
玉津園公作詩示同席將行特命三省已上赴瓊林
苑宴錢復賜詩御送行公留京師一月凡對 上者
五賜宴者三賜詩者再顧問不 名稱曰太師寵數

復異近無比見澠水燕談

王冀公

王冀公罷恭政 真宗朝夕欲見釋便殿清近惟賢
資政為優因以公為本殿大學士公奏曰臣出於寒
賤不能獨宿欲乞除一臣僚燕之遂以陳文禧彭年
並直一夕公携乃一百榼入宿方與陳寒夜閑飲處人
持鑰開官扉獨召公忽而入請同院不須相候獨酌
數盃先寢至行在 真宗與公對飲罷持禁燭送歸
繁若列星陳危坐伺之而已四鼓笑曰同院尚未寢
乎陳曰恭候司長豈敢先寢公喜咲倒載解襪襪禡

帶幾不能支坦腹自矜曰某王南一寒生遭際真主
適主上以巨觥敵飲僅至無等抵嘗語咲如僚友之
無間已而遂寢殆曉與擲罷與陳相揖覺夜歸數談
頗踈漏自言夜來沉酒殊不計歸時之早晚無乃失
容於君子乎陳曰無之但殷勤愧謝既辨色將赴班
同趨出殿門執其手以語文禧曰夜來教事止是同
院一人聞之文禧歸謂子弟曰大臣慎密躰當如此

見湘山
楚錄

杜祁公

里祐中明堂大享時世室亞獻無官僚惟杜祁公銜

以太子太師致仕南京 仁宗詔公歸以待相公已
老手染一跣以求免但直致趙在關南契丹入寇者
幾百姓曰無也 太祖曰往時契丹入寇邊將不能
禦河北之民歲遭劫虜汝於此時能保其貨財婦女
乎今漢趙所取孰與丹之多又問訟女者曰汝家幾
女所嫁何人百姓其以對 太祖曰然則所嫁皆村
夫也若漢趙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必不
使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趙富貴於是百姓皆感化
悅而去 太祖使人語漢趙曰汝使錢何不告我而
取於民乎乃賜以錢數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

也漢趙誓以死投

見蘆陵
居出集

蘇內翰

蘇內翰易簡在禁林八年寵待之深 魯出夷等李相
沆入玉堂後於公一旦先除叅政以公為承旨賚賜
與叅政等蘇不甚悅 上謂公曰朕欲正舊與先合
卿即正台宰然庶欲令卿延厚壽基稔欲聞望乃先
用沆卿宜無嫌蓋知齡促也公以母老急於進用因
軋明聖節進內道場醮步虛十首中玉堂臣老非仙
骨犹在丹臺望叅階上悉其意但叅大政未幾遂卒
年三十九 上嗟悼為之洒涕賜挽詞斷句云時向玉

堂尋舊迹八花磚上日空長

見玉壺清活

二

蘇林易簡一日直禁林得江南徐龜所造歌器遂以水試於堂上 傳宣於公見之不識其名因密奏既挽 太宗召對問曰卿所玩者得非歌器乎公奏曰然函取進之於便坐 上親試之其於水或增損一絲許器則遂歌合其中則凝然不搖 上嘆曰真聖人切誠之器也公奏曰願 陛下執大宝神器持盈守誠皆如此器則王者之業可以與天地同久 上徐笑謂公曰若 之容酒得此器以節安有沉湎之

過耶蓋易簡嗜飲過中故託此規之易簡泣謝慚佩
上有撰歌器銘及草書誠酒詩以賜焉

三

蘇易簡為學士最被恩遇初與賈黃中李沆同時上擢黃中和沆參政事以易簡為中書舍人允承旨並賜白金三十兩諭旨曰朕之待卿非必執政而為重矣 上作七言詩各一首賜之為真草行三體刻於石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以賜本院令合龍於堂南門之上易簡以御三體書石本分遺秘書監李至及從祖脩撰江陵公洎梁周翰知制誥柴成務呂祐之錢

若水王旦直秘閣潘慎修翰林侍書王著侍讀呂文仲等凡十五人及等宴于翰林以觀神筆之迹上遣內司供擬坐客賦詩宰相李昉等亦以詩贈易簡悉以奏卿上謂李昉等曰易簡以卿等詩來上有以見儒墨之盛而學士之光也可別錄一本進入以其本賜易簡

揚文公談苑

陳執中

世傳陳執中作相有婿求差遣執中曰官職是國家底非房廡籠篋中物婿安得有之竟不與故仁宗朝諫官累言執中不學無術非宰相器而仁宗注

意愈堅其後諫官面論其非曰陛下所以眷執中不替者得非以執中嘗於先朝乞立陛下為太子耶且先帝止二子而周王已薨立嗣非陛下而誰執中何足眷仁宗曰非為是但執中不欺朕爾然則人臣事主宜以不欺為先也

劉昌言

劉昌言泉州人先任陳洪進為幕客歸朝不願授官舉進士三上始中第後判審官院未百日為樞密副使時有言太驤者太宗不聽言者不已乃謂昌言關人語頗橙恐奏對問陛下難會太宗曰我自

命得其篤眷如此 並見青
篇雜記

郭進

太宗時郭進為西山巡檢司有告其因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 太祖怒以誣害忠臣命縛其人子進使自處置進博而不殺謂曰爾能為我取一城一寨不止贖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一城表降進具事送之于朝請賞以官 太祖曰爾誣我忠靈此絕可贖死爾賞不可得也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 太祖於是賞以一官

君臣之間蓋如此

見廬陵居士集

又

郭進少以壯勇依漢祖於太原開國歷刺史團練使國初遷洛水防禦使為西山巡檢以扞太原進御軍嚴而好殺部下整肅每帥師入晉境無不克捷 太祖因遣戍西山必語之曰汝比軍當謹奉法我猶殺汝郭進殺汝矣嘗擇御龍宮三十人隸麾下押陣適與晉人戰多退部進斬三十人奏至上方御便殿閱武勵聲曰御龍宮千百人中始選得一二而郭進小違節處殺之誠如此龍衣種律兒亦不足供潛遣中使諭進曰待其宿衛親近驕倨不稟令戮之甚得宜矣進

感泣由是一年精勇無敵 上為治第令廳堂悉
用甃瓦有同言親王公王始得用此 上曰進為國
盡忠我待之豈不此吾子有何不可我 太宗征太
原北戎曰石山嶺關入進援大破之獻俘在行暴於城
下并人喪氣遂約降進功高負氣監軍田欽祚所為
不法進屢以語侵之欽祚心御因誣以他事進不能
甘自縊死 太宗微知之絀欽祚終其身不復用上已
揚文公
談苑

梁丞相

梁丞相適始任詳刑一旦隨判院盧南金上殿進劄

子奏案中偶有臣僚名次公者 仁宗忽問曰因何

名次公判院以明法登仕不能即對時梁代對曰臣
漢黃霸字次公必以霸之字而為名也 上遂問曰

卿是何人對曰臣秘書丞審刑詳議官梁適又問卿
是那個梁適家對曰先臣祖顯先臣父同俱中申科
獨臣不肖於張唐卿榜行問及第 上曰 卿面酷

肖梁固又他日上殿對罷適袍笏俯躬奏曰向蒙

陛下金口親論臣面貌類先臣伏念先臣祖文頃事

太宗 真宗 皆祥符之前不知 陛下以何知之

上曰天章閣有名臣頭子觀之甚熟適因下殿謝音

儀堂堂上頗愛之有用之之意一旦中書進擬除
一臣僚為益漕凡進例更無改批但紙尾書可而
已忽特批之差梁適未幾又除修記注以合格臣僚
進之後批梁適自後知制誥至翰林學士除自凡上
皆批於尾公由秘丞至台輔不十年

石元懿

石元懿熙載西洛人家貧游學事母以孝聞嵩陽道
中遇一叟熟視之稽顙曰真宗太平良弼也吾幼為
唐相房玄齡檢書蒼頭公酷似房公囑之曰見子事
契相投者即真王也善事之語既訖即滅後國初太

宗建寧軍節公謂之傾意投為掌書記情礼深厚公
長於太宗間侍搏俎嘗以兄呼之然亦得事上之躰
不諂不瀆故免數訖欺之殆踐祚七年為石僕射平
章事卒太宗幸其第臨喪笑之哀謂近侍曰石某
以純正事朕自幕府至台席朕窺之無纖瑕類方此
委用朕不幸也

戴恩

戴恩為御龍弓箭直都虞候一日西蜀進青龍城道
觀長壽仙人圖其本吳道玄之迹太宗閱之酷肖
戴恩又恐所見有殊函召數班軍校近侍內臣遍視

之曰汝輩且道此圖似何人辟合 奏曰似戴恩
上咲而異之因是擢用後至建寧遠軍節舉朝上
呼戴長壽

邢尚書

邢尚書昺曹州田家子深曉播俎 真宗每雨雪不
時憂形於色責田官所定雨澤豐凶之兆多或不中
昺因進來歲占大有稽驗皆收童老歲月於畎畝間
揣占得 咸平二年置經筵侍讀首命公為之且內初
應五經廷試昇殿講師比二卦取群經發題 太宗
嘉其精權博九經第一 真宗晚年多召於禁寢後

容延對忽一日見公衰甚御袖掩目泣然曰官郎舊
僚淪謝殆盡存者惟卿爾遽賜銀十兩繒千匹昺康
裕無恙果非乂感疾將易篋車駕臨問公抱紳整巾
歷叙遭際上為之流涕既終人為之臨喪惟將相喪
疾方有此幸

竇員僉諫議

竇員僉為晉府賓佐後至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僖起
房即儼文甚高皆有集在秘閣員亦有文為晉府記
室賈琰為判官每諸王宗室宴集琰必怡聲下氣動
息褒讚諂辭捷給員叱之曰賈氏子何巧言令色之

甚獨不愧於心耶 太宗甚怒曰 太祖年出為涇州節判後即位思之召為相審直學士數月參政中謝語之曰汝知何以及此偁曰 陛下不臣往年霸府遭逢所至耳 上曰不然以卿嘗面折賈琰故任卿左右思聞直言耳 見楊文公談苑

李正文

至道元年燈夕 太宗御樓時李文正訪以同司空致仕於家 上函以安輿就其宅召至賜坐於御樓之側敷對明爽精神剛勁 上親酌御樽飲之選儲核之精者賜焉謂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

兩八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所享也又從容語及平日藩邸唱和之事公遽離席歷歷曰誦御詩七十餘篇一句不遺 上謂曰何其記之精耶公奏曰言不敢妄臣自得謝每晨起盥櫛坐於道室焚香誦詩每一詩日誦一遍或問却誦通佛書曰上喜曰朕亦以卿詩別笥貯之每愛卿翰墨也楷字老來筆力在否公對曰臣不善書皆從太宗訥所寫爾上即令六品正官與之遂除國子監丞 見玉壺清話

唐質肅

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閩吏所搜盡皆南海明珠

蚌胎也在仕無不垂涎而愛之太守而下輕其估悉
自售焉唐質肅公介時以言事謫潭倅分球獄發奏
方入 仁宗預料謂近待曰唐介必不買案具奏覆
上覽之果然真所謂知臣莫若君也

趙韓王

太祖時趙韓王 普為相車駕因出忽幸其第時兩
淋錢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於韓王在左廡下
會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屏也 上顧見問何物韓
王以實 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蒲貯瓜子
金也韓王惶恐頓首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

奏聞而却之 上咲曰但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
由汝書生耳因命韓王謝而受之韓王東京宅皆用
此金所脩也

又

太祖初登極時杜太后尚康寧嘗與士議軍國事猶
呼趙普為書記當撫勞之曰趙書記且為盡心吾兒
未更事也 太祖寵待趙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
雷德驤劾奏普強市人第宅聚賄 上怒叱之曰拆
鎗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於庭
數匝徐使復冠召升殿曰今後不宜赦汝勿令後人

知也

王光祿

光祿王濟刑部詳覆官屢上封事是時道置提舉茶鹽酒稅一官朝廷因令訪察民間事更之能否甚重其選會京西道闕官太宗問左右刑部有好言者為誰左右以濟對上即以授之

寇萊公

太宗時寇準為員外郎忤上旨拂衣起欲入禁中準呼引上衣令復坐決其事然後退上由是嘉之太宗器重準嘗曰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待魏鄭公

也準為禮部員外郎言事召對稱旨太宗謂宰相曰朕欲擢用寇準當授以何官宰相請為開封府推官上怒曰此官豈所以待準耶宰相請用為樞密直學士上沈思良久曰且使此官可也

李尚書

李穆字孟雍陽武人幼沈謹忠厚好學聞酸棗王昭素善善生善易徃師之昭素嘉其聰敏謂人曰觀李生材能器度他日必為卿相昭素先特著易論三十二卷祕不傳人至是盡以授穆由是知名舉進士翰林徐台符知貢舉擢之上第除郢州軍事判官遷汝州

防禦判官周世宗即位求文學之士或薦穆擢拜右拾遺太祖登極遷殿中侍御史屢奉使偽國平蜀之初通判洋州又通判陝州坐有罪復免一官久之召為中允尋以左拾遺知制誥太宗即位累遷至中書舍人宰相盧多遜得罪穆與坐以同年登進士第降授司封員外郎上惜其材尋命之考校貢院反御試進士上見其顏色憔悴憐之復以為中書舍人職任皆如故尋命知開府封事有能名遂擢參知政事穆性至孝母之病累年惡暑而暑是風穆身扶持起居能適其志或通夕不寢未嘗有倦情之色母

卒哀毀過人朝命起復同辭不得已視事然終不飲酒食肉未終喪而卒年五十七上甚惜之謂宰相曰李穆國之良奄爾論設非穆之不幸乃國之不幸也贈工部尚書

馮元孫夔

馮元孫夔以儒素稱諸科及第數上直諫真宗未侍東宮天聖初皆為侍學士十年夔固請不已乃遷禮部尚書知兗州上宴太清樓下以餞之又詔兩制三館餞於祕閣夔已辭画形詔遷席於瑞聖閣先是宴兩制者中丞不預王隨時為中丞恥之曰朝廷

盛事也吾不可以不預上疏請行諾許之上又賜
御書以籠之卒於兗州元性微各判國監公譙自以
其家所賜酒克事而取其直以婦人以此少之無干
死之日家貲鉅萬

皇朝類苑卷第六

